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全书

新四军 女兵传

第二集



解放军出版社

新四军女兵传

敬告
朱文泉

(第二集)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编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四军女兵传. 第二集 /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65-7162-3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新四军—女性—军人—生平事迹 IV. ①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0644 号

书 名: 新四军女兵传 第二集

编 者: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责任编辑: 钱庆国

封面设计: 吴晓阳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 100035

E-mail: jfjcbb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6.12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65-7162-3

定 价: 45.00 元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全书

顾问委员会

迟浩田 钱正英 万海峰 向守志 傅奎清
韩培信 王光宇 王 群 魏金山 方祖岐
梁保华 徐光春 陈明义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朱文泉

第一副主任 陈昊苏 徐承云

副 主 任 张宝康 陈 晋 李忠杰 杨冬权 齐德学
邓淮生 王春瑞 郑竹波 程渭山 杨多良
王生铁 马博维 康虎振 卢福祥 姜林东
冯登紫 区济文 王少伯 姜 琳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星 丁炳生 于国家 王清葆 仇学富
毋贻远 叶正光 李多宽 杨 忠 杨朝宽
吴克斌 张九汉 张光东 张明亚 陈小津
俞锦方 顾小锦 徐 红 徐洪章 徐毅英
唐庆宁 章剑华 韩星臣 蔡宜乔

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 张宝康

常务副总主编 仇学富

副 总 主 编 徐君华

成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东宝	王路奇	方之光	朱清泽	任全胜
刘 江	刘勉玉	孙文富	孙建华	李少瑜
李孝民	李瑞玲	李鹏飞	杨学生	杨福茂
吴忠才	张 云	陆锦荣	陈广相	邵志定
林 飞	林 毅	金 锋	郑洪泉	孟庆琦
胡建新	聂皖辉	唐建中	蒋维勇	童来喜
廖开助	潘永明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全书

总 序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的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之一，在抗日战争中，与八路军相呼应，与正面战场相配合，驰骋大江南北，纵横华中敌后，在日伪军指挥中枢所在地周围和补给通道两侧的华中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浴血奋战，以弱制强，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依靠人民群众，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等广大地区的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战绩，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理财、兴文和统战经验，还为后人留下了以铁军精神为特色的宝贵精神财富。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成立以来，在叶飞、彭冲、周克玉、朱文泉几任会长的带领下，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丰硕成果。随着国家档案馆大量历史文献的陆续公开，各兄弟新四军研究会一些有价值的回忆史料和专题研究论著的出版，这就有可能也有必要把这些最新成果整合起来，更系统、更全面地反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面貌，科学总结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形成《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全书》（简称“新四军全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为经,以战役战斗、事件、人物为纬,全面规划,通力协作,广泛收集,科学整理,逐步实施,努力打造一部约 200 册规模,系统全面、准确规范、具有权威性的“新四军全书”,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这是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是从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者的共同任务,让我们携起手来,去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编撰“新四军全书”,是在党的十八大前后,由现任会长朱文泉同志发起,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国家教育部、民政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军事科学院、南京军区、南京大学以及北京、上海、重庆、江苏、安徽、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四川、河南、广西、黑龙江、云南、广州等 15 省、市、自治区新四军研究会的支持或合作。一代代新四军研究人员的辛勤工作,他们的功德将与新四军的名字相联,永载史册。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2013 年 10 月

《新四军女兵传》

主 编 徐君华

执行主编 金 锋

副 主 编 李瑞玲

编 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路奇 李鹏飞 陈广相 唐建中 童来喜

目 录

长江的女儿——忆杨瑞年同志	王于珩(1)
鲜花中远去的身影——写在母亲陈兰百年诞辰	邓小燕(20)
林子东,承载着林则徐的气节	啸 马 舒 亭(43)
曾志,井冈巾帼在荆楚	朱 虹(59)
韩碧与张云逸的爱情故事	顾永俊 陈英豪(72)
美名传到联合国的蒋克	朱清泽(77)
母亲,相思皖南七十年	周 民(88)
永远怀念妹妹乐亚成烈士	乐时鸣(94)
坚强的战士,慈祥的母亲——记新四军女战士周泽	黄 新(99)
王宁,被“审查”者成了“审查”者的爱人	李瑞玲(118)
李琳,永远的红军	时 军 蒋学军(123)
楼燕如,一腔热血写春秋	周大海 周海英(140)
“叛逆者”林佑	赵东云(162)
吴娴,凭稚子肩担天下任	李鲁玲(179)
战地服务团中的蒋若虹	焦 宁(186)
李坚真,一生坚真跟党走	刘志庆(195)
冯云记忆:云岭·周田·老鼠排	冯 云 江志伟(202)
卢前玉,不计个人名利的女战士	毕长春(212)
新四军女战士方坤	刘晓飞(223)
进击的人生——忆母亲袁方	冯宋彻(249)
新四军女兵苏华	唐新波(264)
寻找母亲和父亲的足迹	刘华苏(278)
朱澄霞,随学生军北上安徽	陈信琼(291)

包蕴,燃烧的芦荡火种	刘志庆(300)
叶平,平凡的一片绿叶	孙维扬(307)
左政,坚定信念跟党走	幸路晓培亦南(318)
皖东北抗日女书记杨纯	史文敏(325)
浙南菁英 长湓女杰	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334)
新四军中姐妹花	周兆茂 徐振理(348)
徐笑奇笑谈抗战中的潜伏	黎豫杭 黎豫江(353)
吴彬,金萧支队女战士	吴非远(364)
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张新华	甘润(373)
薛酬,飒爽英姿女队长	周积源(379)
艾侠烈士传略	胡爱桐 杨文亮(383)
被彭雪枫从刑场救出的陈秉惠	朱清泽(387)
周盛涌:从童养媳到革命者	赵增耀 何关球(390)
黄薇,平平淡淡也是真	黄坚(393)
关露,化作尘露也风流	章文(396)
新四军女兵朱含章	泉州市新四军研究会(398)
李芹生平介绍	王浩(400)
新四军女兵黎琦新	王仕广(402)
新四军女兵自画像	陆立(404)
哪儿要我,我就到哪儿去!	韩玲(407)

长江的女儿

——忆杨瑞年同志

王子畊

杨瑞年同志壮烈牺牲，至今已半个世纪了。她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日寇进攻浙赣线，上饶集中营移往福建。1942年6月19日，杨瑞年一行被押解到武夷山脚下的一座荒废茶园里，国民党特务和宪兵预先布置了一个刑场，四周架好了枪支，然后把杨瑞年等皖南事变中俘囚的新四军干部和一部分浙赣地区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共75人（这是国民党档案中的数字，我们有同志统计为141人）押来，随着废茶园里的口号声、国际歌声和密集的枪声骤起，烈士们当即分批被杀身亡。



杨瑞年

在这场屠杀的整个过程中，杨瑞年同志始终没有低下她骄傲的头，她血流满面领唱《国际歌》，身中三弹，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身中七枪，连头颅都打碎了，才倒在血泊中。她刚烈而威严的死撼天动地，使刽子手们、国民党特务、宪兵都感到震惊和惶恐，有的宪兵因此逃跑，从而泄露了这次血腥屠杀的真相。

战争时期音讯阻隔，消息传来，先是听说集中营的同志暴动，后来听到杨瑞年等同志的慷慨赴死。我和这批烈士中的一部分同志在皖南就认识，但最熟的是杨瑞年。她和我同于1937年参加驻在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学兵队，学习结业后又一起分到新四军，从临汾到新四军的一路上，

她都是我的班长，又一同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团里，她也当过女同志的队长，又是观众热爱的优秀演员。1938年秋，她调到军教导大队当文化教员，我们也还时常见面；1940年4月我随团离开皖南，这才分了手。杨瑞年是那种一次见面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何况我们亲密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呢！她的热情，包括她某些时候的任性，她的率真正直，乃至她有时候的锋芒毕露，她的那些往往被“缺点”掩盖着的优点，在她牺牲之后，更加引起我的思念和怀念。而她在种种委屈中始终不渝地对党的一往情深，她倍受磨难而弥坚的对共产主义的不变信仰，则更加引起我深深的感佩。

杨瑞年同志出生在长江之滨的名城镇江，长江是她的“母亲河”。她的一生像长江一样汹涌澎湃，她的性格又像长江一样奔放无羁，她要求自己进步的心也像长江一样流向前方从不止息。瑞年，你就是长江的女儿，多年来我思念你，向人们谈到你，我都说你是长江的女儿，你会同意的，老同志们也会赞许我对你的尊崇的。

瑞年年龄长我五岁，参加八路军大约也略早于我。在我的记忆中，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是一派老兵和大姐姐的模样了。

那是1937年的严冬，在晋南临汾县的刘村，我刚入伍到八路军的学兵队，第一次参加出早操，天不亮就跑步，直跑到全身发热，背上冒出汗来，朝阳才从东方的疏林中升起。地面虽有薄雾，天空却是霞光灿烂。晨光中我忽然发现队列里有一个女兵与众不同，一身阴丹士林布的自制军棉衣，一色鲜蓝，裁制合体，一条马裤尤其威风，头上戴的是一顶赭色航空帽。这在一群穿着灰棉军服的同学中显得很突出。收操了，我好奇地向她走去。巧的是她也向我走来。看清楚了，她很漂亮，不但身材好，脸色也是那种娇艳的桃红，我猜她是南方人。她把那顶小帽一把摘下，黑发上立时冒出白气。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笑呵呵地问我：“刚来

吗？从哪里来的呀？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她说话很快，没一点生分，就像姐姐对妹妹那样亲热。我还没来得及一一作答，她就搂着我的肩膀，一同走回村里。这里是离黄河不远的汾河畔，一片平川，村子也大，我们各个学员班就分住在村上的各户农民家里。我先到了，她同我握握手，然后向她自己的住处快步走去。我站在门口目送她的背影，望着她这一身大概为从军而自己置备的服装，一下联想到我们抗战前后常读常唱的《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鞢，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然后是“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我想杨瑞年这一身戎装，一身英气，也真是有点像木兰。我们现在倒是“暮宿汾河边”了，我但愿以后也能同她在一起，并肩上前线！

自从那天早操后我们相互认识了，她一见我就叫“小王”，把我拉到她身边去；由于她亲切热情，落落大方，见多识广，毫不腼腆，毫不扭扭捏捏，我也乐意接近她。没几天我们相互的身世经历等等彼此就了解得差不多了，我知道她家乡镇江，古称京口，处在长江和古运河的交汇点上，是个山水苍茫，阅尽兴亡的地方。她说她从小就经常独自穿梭往返于大江南北，上中学在扬州，上女子师范在苏州，以后教书、做救亡工作又回到镇江。一舟横渡，“惟见长江天际流”是常事。我问她：你一个女孩子，就那么天不怕地不怕吗？她说她不怕天不怕地，一切帝国主义、顽固分子、反动分子都不怕。上高小时她就敢上台发表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我中华同胞的罪行。以后在苏州女师读书，学校当局无理解聘孙起孟先生等一批进步教师（现在知道，孙先生即当届人大常委会的孙起孟副委员长），这件事激起了全校师生的义愤。她被选为学生代表，站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冲进江苏省教育厅，当面质问周佛海。以后她又参加救亡活动，组织读书会，还因此被捕。我听她谈这一切的时候，从心里感到钦佩。我想她来参加八路军，是有相当的自觉、充分的准备的。

学兵队的训练时间不长，三个月就要结业了。短期的学习，使我们都觉得收获巨大，大家都跃跃欲试，准备一声令下，就奔赴战场。就在这个时候，八路军总部有个令大家欣喜若狂的安排，让我们学兵队全体同志

行军 60 里到洪洞县的白石村去同八路军随营学校联欢,并接受朱总司令的检阅。接着是我今生的第一次长途行军,这使我感到新鲜和振奋,将要见到朱总司令更使我神往,背着背包走这 60 里全不觉疲累,我们大家都顺顺当当地到达了目的地。

当我们列队在总司令面前时,见到的的是一个穿着同我们一样的灰棉布军衣、慈爱安详、普普通通的老军人。他向我们讲的是最严肃的关于国家存亡的大事,用的却是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伟大和平凡竟如此相通!我们早已听过朱总司令的故事,现在站在他面前,听他像谈天一般的讲话,从心里感到温暖和亮堂。他鼓励我们到敌后去打游击,他说他就是我们的游击总司令。我鼓掌把手都拍痛了。他的话语给了我们一种恨不能立即进军敌后,去为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做点什么的巨大力量。这的确是一次毕生难忘的会见。解放后我有机会陪同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乘船游闽江和马尾,在闲谈中我提到第一次在山西洪洞见到总司令的事,总司令笑了,他说他记得那次会见,记得那五六百名学生兵,他说:“那是多么好的一群青年人啊!”我高兴极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呀!

接着就是同八路军随营学校的联欢晚会。杨瑞年同志有节目:跳舞。在亮得刺眼的汽油灯下,她穿着黑色的紧身服装,上面大概缀了许多亮片,在汽油灯下神奇地飘闪着点点银光。她跳的是卡尔斯登舞,跳得神采飞扬,激越酣畅,皮鞋急骤地敲击着台板,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强烈的节奏里充满活力,迅速的舞步里透着潇洒,她双目光彩,笑容满面,用眼下流行的话来说,台下的 1000 多人是一起被“镇”住了,激发了一阵阵的掌声。在这吕梁山麓的村子里,在这 1000 多个穿着灰布军服的人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叫人眼花缭乱的洋舞蹈,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和欢乐!幕落下后人们还在不停鼓掌,齐声喊着“再来一个!”终于大幕再次拉开,杨瑞年又重复跳了一遍,她这个节目才算结束。

晚会后我问瑞年:“你参军前当过舞蹈演员呀?”她笑了,爽快地回答了我:“做救亡工作什么都要会一点。我们有个化装宣传队,队员要会

唱、会跳、会演，我就在那时候学会了这个舞。”并说：“你喜欢么？我教给你。”我连连摇手。我的好朋友纪白薇却有兴趣，真的向她学了一手。

现在想来，这件小事也显示了她的性格。一起学习三个月，谁知道她有这个本事？60里行军路上，谁见她背了跳舞用的皮靴和紧身服？忽然像变戏法一样，一下都变了出来，整个儿来了一个“一鸣惊人”！那个年代的语言里还没有那么多的“主义”，否则“风头主义”一类的帽子，少不得会飞一顶到她的头上。但是我知道，即使有那些帽子在她面前晃悠，她多半也不会在乎的。她就是喜欢我行我素，喜欢各样事情都拔一点尖，喜欢给人一点意外的惊喜。她从来不深沉，可也不平庸，不世故。她就是她，不同凡响的杨瑞年。

从洪洞回来不久，学兵队就正式结业了。杨瑞年、纪白薇和我都被分配到新四军。我们是最先离开临汾的第一批人，受到最多同学的热烈欢送。我们这一批大约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十来个女同志，班长就是杨瑞年。途中事务纷繁，她以她的模范行动和有条不紊的管理，证明她是个胜任的班长。再度使我惊喜的是，她居然还会喊操，口令清晰、准确、干脆、响亮，还有几分威严。在临汾到南昌的这半个多月的旅途中，我们十来个女同学在她的率领下，颇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八路军女兵班，一路上很受人们称赞，我们也由此增加了做一个女战士的自信。

二

但是，就在这段行程的终结时刻，却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从汉口登上轮船，准备船到九江之后再换乘火车到南昌，向刚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报到。上船以后，我们这群穿八路军军装的学兵队同学，加上了武汉加入的新老同志，都集中在船上的“大菜间”里。大菜间里的桌椅已经搬走，我们是席地而坐。船启程了，大家都欢欢喜喜在谈笑、唱歌。明月从江中升起，江面上一片清辉，浩荡长江在静静东流。我站在船窗前，看着江上夜景，也回忆着不久前渡过的咆哮黄河。想到

黄河的威猛，想到我们即将投入的保卫黄河、保卫长江的伟大战争，心中涌出无穷的遐想。可是有人在喊“小王”了，我听出是班长杨瑞年，便赶紧向她走去。

杨瑞年搀扶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同志，刚在舱房的一角找到一个地方坐下。她对我说，这是一位老红军同志，是延安派到新四军去的，此刻正在发高烧，似乎还晕船，要呕吐。她要我帮她弄些冷水来。我找遍全船，才找到一个小吊桶，又试着从船舷放下小吊桶去吊水，可是不行，我拉不上来，幸好有个男同志跑来，才帮我从江中提上了这一小桶水。我连忙提着水桶送到杨瑞年那里。只见她正用毛巾在为这位病人擦脸，见我提水来了，就在桶里涮了涮毛巾，绞得半干，折叠成宽宽的一条敷在病人的额头上，接着又用这桶水为他洗手洗腕。转过身来，又从自己皮腰带上取下她的水杯，叫我去灌一杯开水。我捧着水杯交到她手中，她又向我要了一把小匙，像喂小孩那样，一匙一匙把水送到病人唇边。舱房的这个角落虽然灯光暗淡，却还能见得到人，也听得到吞咽的声音。

杨瑞年坐在病人身边，招呼我坐在她身后，轻声对我说，这位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又多次负伤，我们要帮助他。正说着，老红军忍不住要呕吐了。我连忙送上我的水杯给杨瑞年，她一只手扶起这位老红军的头，让他吐在水杯里，另一只手拍打着他的背。待吐过了，又让他漱口，再喝点开水，然后轻轻放下他的头，让他躺好。待到同我一起把溅到船板上的呕吐物擦拭干净后，她要我去睡一会儿。我问：“你呢？”

“我陪他。等他退烧再睡。”

我找到我的好朋友小纪，在她身边躺下去，但是没有一点睡意。刚刚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意外，想不到一向风风火火的杨瑞年，在服侍病人的时候竟温柔体贴得像一个最好的女护士。

次晨，那位老红军的烧退了，和我们一起下船。下船前，他突然走到我面前，举手敬礼，用四川话说：“谢谢！昨晚辛苦了你们！”我在他身边看到了杨瑞年，她微笑着，还带着几分得意。

到南昌后，安排我们就住在离军部不远的一所中学里，一间略大的

教室，男同志住一半，女同志住一半，中间堆放着暂时不用的行李杂物。那位在船上发烧的老红军，也住在男同志那边的大通铺上。中学的操场，正好供我们操练。操场边上已经挖了一个大防空洞。南昌这个省城，既出现了战时的繁荣，又常遇空袭。司令部派人来反复交代纪律，如不准远出等等，但上街走走还是可以的。我和小纪上过街，也随人到过百花洲。听说十年内战中，国民党的“剿共”总司令部，也有人说是蒋介石的行营，就设在百花洲，那是个颇不错的园子，当时正桃红柳绿，还是很吸引人的。天已热起来了，我们发了新的单军衣。

谁想得到呢，杨瑞年竟同那位老红军一起上街了，还有人说吃小馆去了。人们悄悄说着，我想这大概是老红军对杨瑞年的热心帮助的酬谢吧，似乎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那晚吹了熄灯号后，我已朦胧入睡，忽然被几声大嗓门的斥骂惊醒，听到的是：“……为什么盯我的梢？我犯了哪条军法？你们说！谁有种站出来！谁有理去报告项副军长！我不怕！……”原来是那位老红军在大发雷霆。我被吓得推醒了身侧的小纪，睡在我另一侧的杨瑞年也挤过来了，靠在我身上簌簌发抖。她轻声对我说：“他嚷嚷什么？我的手都被他气冰凉了！”我握住她的手，手真凉，还在颤抖。我拉她过来紧贴着我，小声说：“我们不听这个，我们睡觉。”我用被子把我们两人的头都蒙了起来，心里却直嘀咕：这算个什么事呢！

大教室内很快安静下来。老红军发脾气，没人敢搭腔，他想吵架没有对象，事情就罢了。可是在我身边睡着的杨瑞年却翻腾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小纪拉着杨瑞年去百花洲玩，遇见学兵队同学刘大伟，给我们三人照了那张拍于1938年3月的照片，它留下了三张欢笑的脸，我们都穿着新的新四军军服，却摘下了军帽，三个女孩样的兵站在一个空着的大缸里。这张照片多少年我一直保存着，偶然取出来看看，自己都觉得三个青春年少的女战士多么可爱。皖南事变后，瑞年和小纪都被囚在上饶集中营受苦受难，我还常常背着人取出照片，望着她们悄悄抹泪。

那天我们三人坐在树荫下谈天，能言善辩的瑞年却很少说什么。我